

樂城集

欒城集卷之三十四

宋眉山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王執禮子敬校

右司諫論時事九首

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狀

奏乞外任狀附

轍頃者誤蒙聖恩得備官屬受命以來於今五月雖勉強從事而才力寡薄無所建明至於措置大方多所未諭每獻狂妄輒成異同退加考詳未免疑惑是以不虞僭冒聊復一言竊見本司近日奏遣使者八人分行天下按求農田水利與徭役利害以爲方今職司守令無可信用欲有興作當別遣使愚陋不達竊以爲國家養材如林治民之官棋布海內興利除害豈待他人今始有事輒

特遣使使者一出人人不安能者嫌使者之侵其官不能者畏使者之議其短客主相忌情有不通利害相加事多失實使者既知朝廷方欲造事必謂功效可以立成人懷此心誰肯徒返爲國生事漸不可知徒使官有送迎供饋之煩民受更張勞擾之弊得不補失將安用之朝廷必欲興事以利民輒以爲職司守令足矣蓋勢有所便衆有所安今以職司治民雖其賢不肖不可知而衆所素服於勢爲順稍加選擇足以有爲是以古之賢君聞選用職司以責成功未聞遣使以代職司治事者也蓋自近世政失其舊均稅寬卹每事遣使冠蓋相望而卒無絲毫之益謗者至今未息不

知今日之使何以異此至於遣使條目亦所未安何者勸課農桑
墾闢田野人存則舉非有成法誠使職司得人守令各舉其事罷
非時無益之役去猝暴不急之賦不奪其力不傷其財使人知農
之可樂則將不勸而自勵今不治其本而遂遣使將使使者何從
施之議者皆謂方今農事不修故經界可興農官可置某觀職司
以下勸農之號何異於農官嘉祐以來方田之令何異於經界行
之歷年未聞有益此農田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天下水利雖有未
興然而民之勞佚不同國之貧富不等因民之佚而用國之富以
興水利則其利可待因民之勞而乘國之貧以興水利則其害先

見苟誠知生民之勞佚與國用之貧富則水利之廢興可以一言定矣而況事起無漸人不素講未知水利之所在而先遣使使者所至必將求之官吏官吏有不知者有知而不告者有實無可告者不得於官吏必求於民不得於民其勢將求於中野興事至此蓋已甚勞此水利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徭役之事議者甚多或欲使鄉戶助錢而官自雇人或欲使城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或欲使品官之家與齊民並事此三者皆見其利不見其害者也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爲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謾之患今乃捨此不用而用浮

浪不根之人輒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
今國家設捕盜之吏有巡檢有縣尉然較其所獲縣尉常密巡檢
常疎非巡檢則愚縣尉則智蓋弓手鄉戶之人與屯駐客軍異耳
今將使雇人捕盜則與獨任巡檢不殊盜賊縱橫必自此始輒觀
近歲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
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鄉戶舊法革去無
餘雇人之責官所自任且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收大曆
十四年應于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旣兼
之矣今兩稅如舊奈何復欲取庸蓋天下郡縣上戶常少下戶常

多少者徭役頻多者徭役簡是以中下之戶每得休閒今不問戶
之高低例使出錢助役上戶則便下戶實難顛倒失宜未見其可
然議者皆謂助役之法要使農夫專力於耕轍觀三代之間務農
最切而戰陣田獵皆出於農苟以徭役較之則輕重可見矣城郭
人戶雖號兼并然而緩急之際郡縣所賴饑饉之歲將勸之分以
助民盜賊之歲將借其力以捍敵故財之在城郭者與在官府無
異也方今雖天下無事而三路芻粟之費多取京師銀絹之餘配
賣之民皆在城郭苟復充役將何以濟故不如稍加寬假使得休
息此誠國家之利非民之利也品官之家復役已久議者不究本

末徒聞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遂欲使衣冠之人與編戶齊役
夫一歲之更不過三日三日之雇不過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
公卿以下無得免者以三大戶之役而較之三日之更則今世既
已重矣安可復加哉蓋自古太平之世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
復其身胥吏賤吏既用其力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以
爲責之以學而奪其方用之於公而病其私人所難兼是以不取
奈何至於官戶而又將役之且州縣差役之法皆以丁口爲之高
下今已去鄉從官則丁口登降其勢難詳將使差役之際以何爲
據必用丁則州縣有不能知必不用丁則官戶之役比民爲重今

朝廷所以條約官戶如租佃田宅斷買坊場廢舉貨財與衆爭利
比於平民皆有常禁苟使之與民皆役則昔之所禁皆當廢罷罷
之則其弊必甚不罷則不如爲民此徭役之說輒所以未諭也輒
又聞發運之職今將改爲均輸常平之法今將變爲青苗愚鄙之
人亦所未達昔漢武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力不能支用
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雖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足
然而法術不正吏緣爲姦掊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旣立學者爭
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與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世
此論復興衆口紛然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聚斂之臣才

智方略未見桑羊之比而朝廷破壞規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由惟利是嗜以轍觀之其害必有不可勝言者矣今立法之初其說甚美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苟誠止於此則似亦可爲然而假以財貨許置官吏事體既大人皆疑之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旣許之以變易矣變易旣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然至往往敗折亦不可期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祿廩爲費已厚然後使民各輸其所有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

復如前然則商賈之利何緣可得徒使謗議騰沸商旅不行議者不知慮此至欲捐數百萬緡以爲均輸之法但恐此錢一出不可復還且今欲用忠實之人則患其拘滯不通欲用巧智之士則患其出沒難考委任之際尤難得人此均輸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常平條勅纖悉具存患在不行非法之弊必欲修明舊制不過以時歛之以利農以時散之以利末歛散旣得物價自平貴賤之間官亦有利今乃改其成法雜以青苗逐路置官號爲提舉別立賞罰以督增虧法度紛紜何至如此而况錢布于外凶荒水旱有不可知歛之則結怨於民捨之則官將何賴此青苗之說轍所以未諭

也凡此數事皆議者之所詳論明公之所深究而輒以才性朴拙學問空疎用意不同動成違忤雖欲勉勵自効其勢無由苟明公見寬諒其不逮特賜敷奏使輒得外任一官苟免罪戾而明公選賢舉能以備僚佐兩獲所欲幸孰厚焉

右臣近蒙

聖恩召對便殿面賜差使仍奉德音不許辭避伏

自受命於五月雖夙夜勉強而才性朴拙議論迂疎每於本司商量公事動皆不合伏惟陛下創置此局將以講求財利循致太平宜得同心協力之人以備官屬而臣獨以愚鄙固執偏見雖欲自効其勢無由臣已有狀申本司具述所論不同事件苟

陛下閔臣孤危未賜誅譴伏乞除臣一令入差遣使得展力州郡敢不策勵驚鈍以酬恩私臣無任瞻天請命激切屏營之至

陳州爲張安道論時事書

伏以中外臣庶各有職事越職而言國有嘗憲臣守土陳州非有言責而輒言之計其狂愚茲實有罪然臣伏念頃以老疾不任吏事陛下未忍廢棄親擇便地以遂安養將辭之日面承德音以爲大臣之義皆當爲國謀慮不宜以中外爲嫌有所不盡古人有言雖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伏惟聖德廣大無所不容而臣自到任以來于今一歲心目昏眩有加無瘳故嘗乞丐餘生求還閭舍區區之誠久而未獲陛下視臣志氣之衰至此豈復有意別白是非而與世俗爭議也哉是以得失之間久而無所與今者竊有

所懷上爲陛下參之官吏下爲陛下驗之百姓而安危之機實在於此自惟受恩累聖邦之休戚身實同之志力雖衰於義不可嘿已然臣之所欲言者非敢遠引前古逆探未然以惑陛下之聰明也凡皆陛下之所嘗試而臣愚之所與聞者耳臣伏見陛下卽位之始計慮深遠凡有所建動合天心始議山陵深恤費用之廣推明先帝薄葬之命以詔有司四方聞之無不感泣其後一年之間誕布號令勸率宗族惇孝悌之行勉勵州郡先農桑之政復轉對以廣言路議徭役以寬民力盛德之事不可具記是時天下雖大變之後而無不翹然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宮歡欣九族親睦羣

臣萬民蒙福而安紛紜之議不至於朝廷謗譴之聲不聞於閭里
陛下優游無爲而天下已治矣爲國如此豈不樂哉陛下自今視
之當日之政其爲可悔恨者凡有幾以臣視之非獨陛下無所悔
恨雖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爲失當者也何者政令簡易而人情之
所安耳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
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向使陛下推行此道終始不變則臣以爲可
久可大之功可得而致矣其後求治太切用意過當姦臣緣隙得
進邪說始議開邊以中上旨於是延安有橫山之謀保安有招誘
之計陛下饒之以金帛假之以干戈小人貪功慮害不遠輕發深

入結怨西戎攘奪尺寸無用之士空竭內府累世之積大者疲弊
秦雍小者身死寇讐西鄙騷然不寧而陛下始一悔矣然而陛下
天姿英果有漢武宏達之量雖復兵吏失律而立功之意未嘗少
衰是以左右大臣測知此心復進財利之說陛下樂聞其利而未
暇深究其害於是舉而從之置條例司而講求天下之遺利已酉
之秋新政始出自是以來凡所變革不可悉數其最大者一出而
爲常平青苗再出而爲揀兵併營三出而爲出錢雇役四出而爲
保甲教閱四者並行於世官吏疑惑兵民憤怨諫爭者章交於朝
誹謗者聲播於市陛下不勝其煩爲之當宁太息日昃而不食矣